

齐鲁历史文化丛书

齐 长 城

张华松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一	齐国为什么修长城	1
二	齐长城的修筑时间	11
	（一）齐灵公修筑泰山西侧夯土长城	11
	（二）泰沂山区关隘夯土长城兴建于春秋后期	15
	（三）东段夯土长城兴建于齐宣公中叶以前的 春秋战国之际	16
	（四）齐威王“筑防以为长城”	20
	（五）“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	21
三	齐长城的具体走向	24
	（一）广里至钉头崖	25
	（二）钉头崖至四界首	31
	（三）四界首至霹雳尖山	33
	（四）霹雳尖山至太平山	38
	（五）太平山至三楞山	40
	（六）三楞山至三界石	44



（七）三界石至于家河庄	45
四 齐长城的建筑特点	49
五 齐长城的防御战略	64
（一）山地防御	64
（二）济水防御	78
（三）黄海防御	78
六 齐长城沿线的战事	85
（一）平阴战役	85
（二）夹谷之会	91
（三）艾陵之战	94
（四）廪丘之战	99
七 齐长城的后世命运	103
八 齐长城的民间传说	123
九 齐长城的旅游资源	140
（一）孝里区段	141
（二）马山区段	144
（三）武庄区段	147
（四）药乡区段	148
（五）七星台区段	150
（六）青石关区段	151
（七）凤凰山区段	152
（八）黑山区段	153
（九）城子区段	155
（十）穆陵关区段	157

(十一) 柘山区段	162
(十二) 马耳山区段	163
(十三) 小朱山景区	166
十 齐长城的历史地位	169
(一) 齐长城在齐国历史上的地位	169
(二) 齐长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177

一 齐国为什么修长城

历史上的齐国有姜齐和田齐之分，都城都在临淄。淄潍平原是齐国的腹地，淄潍平原的西面和北面是滚滚流淌的济水和黄河，东面是烟波浩渺的渤海、黄海，而南面则有逶迤起伏的泰沂山系横亘东西。所以，齐国在地缘政治上是相对独立的，战略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大海、河道、山脉构成它的天然屏障，外敌很难越过这些天然屏障进入齐国腹地，因此齐国素有“四塞之国”之称。

可是，我们也应看到齐国战略地理上不利的一面。具体说来，淄潍平原平衍狭窄，缺少战略纵深，回旋余地不大，一旦外敌突破环绕平原的山水屏障，就可以毫无遮拦地长驱直入淄潍平原，兵临齐都城下。因为这个缘故，齐国政府非常重视四境上的天然屏障，利用它们来构筑自己坚固的国防线——海防线、河防线、山地防御线。

那么，在以上几道防御线中，哪一道最重要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应当首先考察一下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对外政治军事外交形势，看看它所面对的敌对国家主要有哪几个。

众所周知，春秋前期，齐桓公首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那时候的齐国自然是无敌于天下的大国。齐桓公去世后不久，晋国就跻身霸主的地位，断断续续称霸中原长达百年之久，实在是齐国的头号敌人。而这期间，与齐国搭界的鲁国和莒国，为了对付齐国，相继投靠了晋国。春秋后期，晋国霸业衰落，东南方的吴国和越国相继北上，鲁国和莒国又改换门庭，前者一度做了吴国的盟友，后者也摇身一变成了越国的附庸。

到了战国，齐国的主要敌人，首先是自南方北上的楚国，它几乎一度占领了今天整个山东省的南半部，也就是泰沂山系以南的广大地区；其次，就是由原来晋国分化出来的“三晋”，即韩、赵、魏三个诸侯国；到了战国后期，西方的秦国打过来，也成为齐国的心腹大患。

以上国家中，鲁国是姬姓的宗主国，虽然国小势弱，然而由于有晋、吴等国做它的后盾，所以在齐国霸业衰落以后的一百多年之间，屡屡参与大国针对齐国的战争和盟会，同齐国争夺边地城邑，给齐国制造了不少麻烦。而莒国则是一个典型的东夷国家，更是齐国的死对头。清代学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引述

赵孟何的话说：“莒虽小国，东夷之雄者也，其为患不减于荆（楚）、吴。”这话的确不错，齐国每次图谋莒国，皆如临大敌，丝毫不敢大意。

《管子》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一次，齐桓公与管仲关起宫廷的大门，密谋征伐莒国的事宜，然而还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消息就传遍了国都临淄的大街小巷。桓公深感奇怪，气愤地问管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管仲回答说：“看来，都城中肯定有未卜先知的圣人。”桓公说：“是啊，当初我与你谋划的时候，台下有个服役的人不时抬头瞅我们，莫非是他猜出我们的想法而走漏了消息？”于是就把那个叫东郭邮的服役人员叫来，问道：“是你对外说我们要讨伐莒国的吗？”东郭邮说：“是。”桓公又问：“那么，你是如何知道我们要讨伐莒国呢？”东郭邮答道：“我听说，君子善于谋划，小人善于猜测，我是猜出来的。那天，我看你们两位在台上的情形：口开而不合，是说的‘莒’字；举手指划，方向正好对着莒国。而且我观察当今小国诸侯不肯服从我们齐国的，也只有莒国。由此我才推测是要讨伐莒国了。”

这个故事是典型的“齐东野人语”，很像是小说家言，却很能反映齐国不敢小觑莒国的事实。类似关起门来算计莒国的故事，在《晏子春秋》一书中也曾出现过，不过故事的主人公却是齐庄公。

齐桓公是天下诸侯的霸主，齐庄公是尚武好斗的



君主，他们两个尚且不敢轻视莒国，可见莒国虽小，也不是好惹的。

至于鲁、莒之外的其他几个国家，都是大国，晋国以及三晋的强大就不必说了，吴国人向来以剽悍勇敢著称于世，齐国人很怕他们。《孟子》记载，齐景公为了讨好吴国，竟然忍痛割爱，把女儿送给这个蛮夷之国，做吴王阖闾的妻妾。《说苑》记载此事更为详细：在临淄郊外，景公哭泣着对爱女说：“我今生今世恐怕再也看不到你了。”身旁大臣高梦子劝说道：“我们齐国背依大海，面临群山，纵使不能称霸于天下，谁又能奈何我国？您既然舍不得您的爱女，那又何必送她到吴国去呢！”景公老泪纵横地说道：“我们齐国虽然拥有山海之固，可是既不能号令于诸侯，又不肯接受诸侯的命令，这样会招致祸乱的。”说罢，无奈地挥挥手，打发女儿上路了。

越国人比吴国人还要骁勇善战，齐国人简直像患上了“恐越症”一般。《管子》中的“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一语，可以说正是春秋战国之际齐人对越国的一种普遍的看法了。《吕氏春秋》记载：田庄子准备攻打越国，就此事询问儿子田和的意见。田和说：“先君（指田常，田庄子的祖父）有遗令曰：‘不要攻打越国，越国好比是猛虎啊！’”庄子说：“越国虽然好比猛虎，可现如今早已变成了一条死老虎，又有什么可怕的呢！”田和为此事去找田鴞（xiāo）子，鴞

子说：“越国这条猛虎是虽死犹生啊。”田庄子请求攻打越国，已经是越王勾践死后三十多年的事。此时的越国正处在衰落期，国势大不如前，尚且使齐人这样害怕，那么鼎盛时期的越国，齐人是何等的畏惧它，也就可想而知了。

楚人的习性同吴、越相近，而国力与疆土又都远比吴、越大，早在春秋中前期就曾一度称霸中原，到了战国中后期，依然是与齐、秦鼎足而立的大国。

以上国家是齐国的主要敌国，分别位于齐国的南方、西南方和东南方。齐国为防备他们来犯，自然要特别重视南面的山地防御，以及西南方的河防和东南方的海防。

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敌国既如上述，现在我们就该谈谈与此有关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通观历史，列强似乎总是喜欢拿齐国作为攻击目标。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齐国以工商立国，齐太公“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齐桓公“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业”，再后来，齐国历代政府都以“通货积财”为治国要务，因此，齐国“家殷人足”，是诸侯中最富庶的国家，从而也便成为各国最垂涎的国家。因为这个缘故，历史上的诸侯们对齐国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侵略战争，而这些战争又大多以掠夺财富为主要目的。

例如，齐灵公二十七年（前 555），以晋国为首的诸侯盟军深入齐国腹地，将临淄郊外扫荡一空之



后，又“东侵及潍，南及沂”。当诸侯盟军攻打临淄城的时候，齐灵公登上马车准备逃往东方的邮棠（今山东平度东南）去避难，太子光和大夫郭荣当即劝谏道：“敌军行动迅速，攻势凌厉，目的只在于掠取财物。他们很快就会撤兵退去的，您何必这样害怕呢？”灵公不听，打马向前，太子光见状，拔剑砍断马鞅，马车走不动了，灵公这才打消了逃亡的念头。而后来战事的发展证明太子光和郭荣的推断是正确的，诸侯联军不久就撤离了齐国。

另一个典型的事例发生在齐湣王十七年（前284）。这一年，燕将乐毅统率以燕军为主力的诸侯联军经济西（济水以西）一战，大败齐军之后，东渡济水，一鼓作气攻陷了临淄，将齐国名叫“美唐”的府库一扫而光，“珠玉货宝，车甲珍器，皆收入燕”，然后又“定获乎琅邪”，将逃难至琅邪（今山东胶南夏河城）的齐国富商大户和公卿大夫也给洗劫一空。

齐国因富甲天下而容易招致外国的侵略，然而比这更为糟糕的是齐国军队不能有效保护国家的安全。

《管子》说：“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利诱是无法驱使富裕的人民去冲锋陷阵的。荀子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齐国度过的，对齐国军队不堪一击的现状更有深刻的认识，他说：“齐国的军人重视格斗术，他们靠格斗术，斩获敌人的一个首级，就能得到八两黄金的赏赐，然而却得不到田地的赏赐。这样，倘若

敌人脆弱，那么还可以暂时同敌人较量一番；倘若敌人强劲，那么就会顷刻之间涣然瓦解，若鸟兽散。倾侧反复无日，这是足以葬送国家社稷的军队。没有比这种军队更衰弱的了！这与临时雇用市井游民去打仗差不了多少！”齐国富庶的工商子弟和市井游民是不肯为了金钱赏赐而去替国家卖命的。因此，诚如司马迁所说的那样，齐人是“勇于持刺”的，又是“怯于众斗”的。就个体的齐国士兵而言，人人精于搏击格斗之术，但是就整体的齐国军队而言，却是不堪一击的。而事实正是如此——齐国军师孙臆说“齐号为怯”，魏国将军庞涓说“我固知齐军怯”，秦将李信也有“齐人怯”的评价。总之，齐国军队纪律涣散，意志消沉，战斗力是比较弱的。这样的军队，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保家卫国呢？所以，历史上的齐国基本是以保守的姿态出现在国际军事舞台上的，齐国历代统治者给予国防建设以极高的重视，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齐国军事上采取较为保守的姿态，给予国防建设以极高的重视，也与齐国固有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因为只要我们考察一下齐国政治史，就不难发现齐桓公以后的姜齐君主如灵公、庄公、景公，虽然他们性情、气度、品格、嗜好、能力各不相同，然而却都有复兴桓公霸业的强烈愿望。到了战国时代，田齐诸王的政治理想依然跳不出霸政的圈子。齐威王的



最高政治理想，在他所铸造的“齐侯因_邾敦”铭文中，有集中的体现，那便是“迓嗣桓、文，朝问诸侯”，也就是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使诸侯们都来朝贡齐国；齐宣王最感兴趣的也是“齐桓、晋文之事”，他最大的欲望便是“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其中，开疆拓土当然是王霸之业中应有之义，却不是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仍在于使秦、楚等大国朝贡齐国，也就是要做秦、楚等各国诸侯的共主。这种政治理念在齐国是比较普遍的，比如孙臆对齐威王就有这样一段对话：“夫兵者，……战胜，则所以在（存）亡国而继绝世也；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兴亡继绝，正是霸政的核心内容。这种观念无疑大大限制了齐国君主拓疆开土的欲望。而事实上，齐国的对外领土要求的确是有限的，是根本没法与秦、楚、三晋、吴、越诸国相提并论的。

齐国对外战争败多胜少，但发达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种种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齐国的兵家文化独领风骚，先秦时代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和兵书战策也就大多出自齐国。以孙武和孙臆为代表的齐国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他们所强调的首先是防御，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通过“伐谋”、“伐交”等手段而制敌取胜。就以孙武《十三篇》为例，《形》篇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

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守也；可胜，攻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虚实》篇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至于人。”《九变》篇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他所强调的军事战略的最高原则一言以蔽之，即：防御至上，不打无把握之仗。齐长城正是在这一军事理论原则的指导下兴建的。

谈到齐长城兴建的原因和背景，当然还要考虑到物质技术保障这一层面的文化。

在先秦诸侯国中，论人众物阜，齐国堪称首屈一指，于是筑长城便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的保障。尤为重要，齐国还是先秦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度，一部《考工记》和《管子》便是集中的体现。这就为齐长城的兴建提供了必要的科学技术的支持。由传世的文献资料和出土的考古资料看，齐国拥有修建长城所需的各种知识和技术，并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比如齐长城涉水跨山，行经千余里，没有足够的地理地形知识和勘查测绘技术是很难完成的。而齐国在这一方面恰恰是特别发达的，《管子》“度地”、“地员”、“地图”诸篇，《孙子》“地形”、“行军”、“九变”、“九



地”诸篇就是明证。此外，如兴建夯土长城（巨防），需要筑防（堤坝）的知识和技术，兴建石砌长城，需要冶铁技术和采石技术。这一切，齐国在列国中也是最为发达的。

总之，齐长城是齐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的产物，是齐国对外军事斗争的产物，更是广义上的齐国文化的产物。

二 齐长城的修筑时间

作为齐国历史上规模宏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齐长城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春秋后期的姜齐灵公至战国中期的田齐宣王的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分期逐段完成的。大致说来，西段长城的建筑时间早于东段长城，谷地低地夯土长城的建筑时间早于高山长岭上的石砌长城。齐长城所备御的国家，春秋时期自西向东分别为鲁国及晋、吴等盟国，莒国及晋、越等盟国。到了战国时代，则主要用以抵御三晋和楚国了。

（一）齐灵公修筑泰山西侧夯土长城

齐长城在古代有一个响亮的别名叫“巨防”。巨防，顾名思义，就是巨大的防。防，本义是指拦水的堤坝。如此说来，齐长城的肇建与水利工程的堤防大有关系了。

在先秦诸子中，《管子》一书谈论水的篇章最多，



其中《度地》篇有言道：“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之所以给予水害如此高度的重视，原因就在于齐国境内河流众多，尤其西部地区，带济负河，地势低洼，水患频仍，祸害严重。《轻重丁》篇中的“齐西水潦而民饥”一句话，便是对这种现象的绝好写照。因为这个缘故，齐国人十分重视防洪，很早就修建了一些防洪工程，平阴邑南面的堤防就是其中之一。

平阴邑位于今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南边三里的东张一带，地当济左陆桥南端的最狭隘处，为齐国西南边陲重镇，战略地位非同一般。然而平阴邑西边地势低洼，济水流经这里，因宣泄不畅，形成了一片名叫“湄湖”的水泊，一千多年前的北魏时代，湄湖水面还有方圆四十多里之阔，现如今虽然已经淤为平地，但是通过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田、鱼塘和芦苇荡，仍然不难想象昔日它那烟波浩渺的壮观景象。为了保障平阴邑以及济左陆桥免受水患的侵扰，齐国人就环绕平阴邑的西面和南面，修建了一道拦水的堤防，将济水与湄湖隔在外面。为了便于车马行人出入，堤防上开辟一门，这就是所谓的“防门”。

平阴邑南面这道堤防的建筑时间，史书没有记载；但是，这道堤防由水利工程变为军事防御工程的具体时间为齐灵公二十七年（前 555），却是可以肯定的。

《左传》记载，这一年十月，在鲁国的要求下，

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沿着济左陆桥，气势汹汹地向齐国扑来。对于敌人的这次来犯，齐国早就有所准备。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齐灵公提前来到平阴坐镇，并集结重兵于此。与此同时，齐灵公发动士兵在平阴城南的堤防外侧挖掘了一条长长的堑壕，西引济水与湄湖之水作为护城河；从堑壕中挖出的土壤则用来加固堤防，从而使堤防更宽更高更长更加坚固。于是，这道堤防就由一般的水利工程一跃而成为军事防御工程了。

这就是齐国最早一段长城的缘起。

正因为缘起于水利工程的防，所以齐长城本来的名字就叫“巨防”，即便到了战国时代，“长城”的名字叫响之后，“巨防”依然是齐长城的别称。

另外，我们还有理由推测，齐人与此同时还修建了泰山西侧的其他几段巨防，否则平阴南边的巨防便会失去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意义。不过，与广里一山之隔的峦峪巨防可能纯属新建，而黄崖谷地、双泉谷地、马山谷地、张夏谷地巨防，则有可能是在原有的分别用以约束黄崖河、南大沙河（古名汉宾谷水）、北大沙河（古名中川水）的一般堤防的基础上修建的。以上推测虽然缺少文献资料的支持，但只有如此推测，才可以解释以下系列问题：为何战国时修筑泰山西侧石砌长城时，不利用齐鲁界山的陶山这一天然屏障？齐长城为什么不自峦峪北山正东直走大峰山、